

人道主义研究丛书



人道主义问题

[美] 大卫·戈伊科奇
约翰·卢克
蒂姆·马迪根
杜丽燕 等译 编



版社

人道主义研究丛书

人道主义问题

〔美〕 大卫·戈伊科奇 编
约翰·卢克 蒂姆·马迪根

杜丽燕等译

東方出版社

Building A World Community

Humanism in the 21st Century

Edited by Paul Kurtz

Prometheus Books, Buffalo, New York, 198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道主义问题/ (美) 戈伊科奇等编; 杜丽燕等译.

-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1997. 10

(人道主义研究丛书)

ISBN 7-5060-0818-1

I. 人...

II. ①戈... ②杜...

III. 人道主义-研究

IV. B0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4163 号

人道主义问题

RENDAO ZHUYI WENTI

[美] 大卫·戈伊科奇 约翰·卢克 蒂姆·马迪根编

杜丽燕 等译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4.875

字数: 360 千字 印数: 1-5, 000 册

ISBN 7-5060-0818-1/B·109 定价: 21.00 元

IHEU



INTERNATIONAL HUMANIST AND ETHICAL UNION

本书由国际人道主义及伦理学学会资助出版

《人道主义研究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 雷永生

副主编 杜丽燕 尚新建

编 委 杜丽燕 余灵灵 尚新建 姬金铎

赖辉亮 雷永生

本书译校者：

杜丽燕 余灵灵 姬金铎 徐信华

赖辉亮 薛茹敏

出版说明

人道主义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。为了便于理论工作者了解和研究人道主义问题，我们出版了“人道主义研究丛书”。这是一套资料性和学术性丛书，既包括国外学者对人道主义的研究和看法，也包括国内学者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。前者选译各种人道主义学说的代表作品，力求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研究参考资料；后者则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，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，力求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，坚持党性原则，努力探索和阐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。

众所周知，国外学者对人道主义的研究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，研究的方法不同，所持的学术观点不同以及其他诸多不同，他们对人道主义及其各种问题的看法也各有不同。这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从不同方面、不同角度了解和研究人道主义，另一方面，也需要研究者在研究中注意鉴别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为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服务。

序

人道主义是人类优秀的传统思想，也是人类伟大的思想。古往今来，社会更迭不断，人道主义思想却一直在继承和发展。至今它已成为内涵丰富、含义深刻、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理论。尽管在这一领域学派林立，但是，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。马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人道主义的优秀成果，将其汇入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之中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最高水平的人道主义。

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需要弘扬人道主义精神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需要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的规范，重建中的新文化需要人道主义的魂魄。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与人道主义是不可分离的。

为了弘扬人道主义精神，为了深入发掘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，为了评价人道主义的当代的新进展，我们策划了这套“人道主义研究丛书”，以期对我国的人道主义研究起推动作用。依据“兼收并蓄”的原则，我们选择了各种人道主义学说的代表作品，以扩展读者的视野。

我们的工作得到国际人道主义和伦理学学会（IHEU）的鼎力相助，从推荐书籍到资助经费，都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我们要特别感谢该学会的主席、美国纽约大学教授、美国普罗米修斯出版社社长保罗·库尔兹先生及其助手马迪安·蒂姆博士，感谢学会的秘书马特·查理先生，是他们的无私援助，才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

我们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热心帮助和紧密合作。在出版过程中，我们深为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先生热心支持、扶助对学术研究的精神所感动。在这里，让我们向他们表达最高的敬意。

雷永生

鸣 谢

布洛克大学哲学系秘书查林顿小姐为本书提供原稿，普罗米修斯丛书主编霍尔校阅全书，对于他们为本书所做的种种努力，谨表诚挚的谢意。

大卫·戈伊科奇

约翰·卢克

蒂姆·马迪根

前 言

大卫·戈伊科奇

安逸的人道主义折磨着这块土地；
我要选择另外一种立场。
阿基米德点尽管很小，
却可以托起整个地球。

——引自约翰·厄普代克的《中点》

1 1986年秋天，在墨西哥的蒙特雷，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基督教哲学讨论会。会议主席 A. B. F. D. 瓦尔 (Augustin Basave Fernandez Del Valle) 博士主持讨论“我们时代的人道主义和基督教形而上学”问题。会议文件已经编纂成五卷本问世，表明人们对人道主义的兴趣十分广泛。

散会以后，我依然觉得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。对种种人道主义能够做出令人满意的评价吗？目前对人道主义提出什么样的挑战？人道主义之谜是什么？1987—1988 学年和 1988—1989 学年，布洛克哲学学会在安大略省的圣·凯瑟琳，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。如下文章，即是讨论汇编。

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

罗马帝国的格利乌斯时代，曾经对两类人道主义做出重要区

分：一类意指“善行”(philanthropy)，另一类意指“身心全面训练”(paideia)。我们可以根据人道主义的原始含意，理解各种不同的人道主义。在古希腊，善行从普罗米修斯式的人道主义中产生。身心全面训练则从智者的人道主义中产生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，对于反泰坦（泰坦是萨图努斯农神的兄长，泰坦族人的祖先，曾为争夺天上的最高权力与朱庇特作战，因此并贬入地狱。译者注）和反智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中庸之道的学说，也许并未与悲剧主张混合在一起；人是万物之尺度的概念，也不可能与形式真理的标准相融合。

罗马帝国也坚持这种区分。“善行”把许多人聚集在斯多葛学派的直接理智(rectaratio)麾下。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(logos)成为正当理由，把人们集中在一起，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大家庭的一员。由于罗马帝国坚持斯多葛的信仰，即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所以罗马法尊重所有人的准则。罗马人是实用的，他们的实用主义产生了他们的斯多葛主义；就像他们的斯多葛主义产生了他们的实用性一样。他们实行斯多葛的人道主义，启发利己主义，或者自利的利他主义。特别当条条道路通罗马时，自己活也让别人活，便是每个人最可行的策略。与此同时，罗马人率先把身心全面训练的人道主义制度化。学校的全部课程都以许多修辞学传统的著作为基础。希腊人的修辞学成为罗马人的演讲术。由于罗马人的沟渠没有为希腊诡辩派的溪流拓通渠道，因此它大约已经干涸，而罗马人的沟渠从那时起，却使身心全面训练之水流入欧洲人和美洲人，特别是拉丁美洲人中。格利乌斯指出，罗马有两类不同的、甚至是相矛盾的人道主义。西塞罗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罗马人，无可争辩地表明，正是由于身心全面训练的学习方式，斯多葛学派的善行才得以运作。

在基督教早期教父的时代，两条人道主义溪流汇集到一起，流

入耶稣—基督教的水域之中。在溪流中，有基督教《圣经·旧约全书》的开头五篇，当一个人昼夜沉思，其乐融融。有先知们对社会公正原则的训示，从阿莫斯（Amos）、何西阿（Hosea）到耶稣，公正原则一直占据统治地位。基督教《圣经·旧约全书》开头五篇的主要训示，体现了上帝的意志，并且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。希腊—罗马的身心全面训练和善行，在中世纪被加以综合，成为训练有素的福音派教徒的法则，和能被耶稣实现的预言。对上帝的爱和对世人的爱，被解释成秩序的终极原则。因此，新善行认为教皇的最高权力高于新的身心全面训练。爱正是这一法则的实现。

在经院哲学时代，由于基督教的社会秩序日益稳定，作为身心全面训练的人道主义愈来愈有影响。随着12世纪柏拉图主义、13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，作为大学文科七类的身心全面训练，为医学、法学、哲学和神学的所有学生开辟了道路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（John of Salisbury）被称之为“人道主义者”。人道主义被解释为自由艺术的修养。经院哲学的人道主义，把相当于罗马人道主义的身心全面训练净化了。

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，成为以往一切身心全面训练的人道主义范例。在佛罗伦萨，由诡辩主义开启的自由研究之风，在罗马的教育中已经制度化，并且在13世纪成为大学运动，使创造浪潮勃发而出。作为大学文科七类的身心全面训练，现在不再仅仅是哲学、神学、医学和法学的汇合；它渗透到整个文化的每一个角落。古典修辞学与浪漫文学语言口述传统的惬意轰隆声产生共鸣。人民大众的主要教育者——全部艺术是它的主要来源。经过米开朗基罗（Michelangelo）、达·芬奇（Leonardo da Vinci）、拉斐尔（Raphael）、多那太罗（Donatello）以及其他人的努力，西欧人获得了一种与哥特人和罗马人完全不同身心全面训练。

恢复善行的人道主义并未经历多长时间的动荡。文艺复兴时期身心全面训练在美学方面的重大发展，引起了新教改革者在伦理学方面的反响。预言家对社会公正原则见解的复兴日甚一日，同时发出所有人都有生存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呐喊。启蒙运动人道主义出现了，它为法国和美国、以及从那时起的一切革命，及今日的南非革命增添了生机。启蒙运动是善行人道主义最伟大的中心。作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、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优秀实践性都由它产生。由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只在理性的范围内运作，因此，当时的人想使这个星球成为更加适合一切人的地方。

向人道主义挑战

人道主义因挑战而生，或许将因挑战而死。它由普罗米修斯提出的悲剧性挑战开始，通过智者使他的挑战持续下去。随之又面临挑战。尼采主张，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（Euripides）从索福克勒斯（Sophocles）和埃斯库罗斯（Aeschylus）的主张中去掉了讥讽的内容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疑对巨人的暴行和智者的准则，即，人是万物的尺度提出可怕的挑战。在罗马帝国，人道主义的挑战极其成功，致使人道主义获得了现在的力量。罗马法使善行制度化，而罗马教育则使身心全面训练制度化。古希腊的挑战者——人道主义，成为罗马帝国凯旋而归的胜利者。后来，他们被来自以色列的、先知反对者们的后裔所推翻、组合。他们是一种新人道主义者，在许多世纪中，他们向虚假的宗教要素和自己王国中不精确的道德提出挑战。罗马基督教世界的建立，始终贯穿着预言家反对罗马帝国各种制度的辩论，也贯穿着依赖罗马帝国的善行及身心全面训练制度，形成耶稣—基督教信仰和实

践。最后，善行在宗教法则中进一步制度化，身心全面训练则在大学文科七类中制度化。新的挑战又出现在中世纪的制度面前，在文艺复兴时期，身心全面训练比以前更制度化；成为一种被植入的文化。从那时起，善行大踏步前进，并且逐步在现代技术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具体化。

在后现代主义时代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遇到了严重的挑战。这一挑战由康德开始。他的三大批判使他成为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他用启蒙运动的态度，构建了认识论、伦理学和美学的框架。然而，他又撰写了一部专著《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》。他讨论了原罪和自我欺骗问题。他断定，如果有所谓赎罪一说，人就需要皈依。伦理学或善行形式的人道主义，和美学或身心全面训练形式的人道主义，仅仅是在理性的范围内有所前进。在这部论宗教的著作中，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康德，开始反对他自己的人道主义。他必然要为有神论做这样的辩护：它使人道主义成为可能。尼采、海德格和德里达都步康德的后尘，加深了对人道主义的严厉指责。

尼采表明，如果人仅仅限于理性，人危矣。他强调指出，人类最伟大的源泉是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。他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，对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进行了最强有力的批判。但是，他随后又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，对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进行了最生动的批判。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，同它所厌恶的观点，如，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盘根错节。它不是来自至关重要的接受性言词，“Yes”（是）和阿门。它不仅仅向神说出“No”（不），而且当一个存在出现时，向它说出“No”（不）。它相信过程的神话，相信作为手段的理性能够使事物更美好。尼采对启蒙运动的诗、修辞和哲学进行了诗的、修辞和哲学的批判。

在我们的时代，海德格《人道主义书简》将是有关人道主义、

它的变种、挑战和谜等问题的最重要的出版物。海德格在本体论的框架中，从人特有的尊严出发，向人道主义提出挑战。他在自己的思想中，带着谢意，而不是自己的利益表明，每一种西方人道主义，都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之上，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基础。所有的人道主义都受一种假设的制约：人是理性的动物。这一形而上学的局限，始终是罗马人道主义、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、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、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、以及当代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本质。海德格的意思是，希腊哲学家、经院哲学家和海德格本人都不是人道主义者。他们都把理性作为第一位的存在。这些哲学家每人都有一个原则，它在本体论上先于人、也先于理性。人只有对 Being（存在）的馈赠感激涕零，才能获得自己特有的尊严。人道主义忘记了存在，因此，他也不会感谢存在。对于一个带着最高尊严生活的人，并不能像一切人道主义那样，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动物就足矣。海德格认为，当人让自己受存在的感化和支配时，人才成其为人。

法国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，如巴塔耶（Bataille）、福科（Foucault）、德留茨（Deleuze）和德里达也分别向人道主义提出各自的挑战。德里达在涉及现行形而上学的解构时，论及言词中间派、本体论中间派、认识论中间派、生殖中间派等方面，同时揭示了人道主义的暴力行为和种族优越感。德里达在他的论文《人的终结》的旁注中指出，从 1945—1968 年，法国思想的特点完全是人道主义的。德里达主张，他的同胞坚持人道主义的主张，但是，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向黑格尔、胡塞尔和海德格的人道主义挑战。德里达向人道主义挑战的焦点，必然涉及他所说的“理解自己”。康德从未提出过“我们”这一概念，而黑格尔的“我们”使他超越了人道主义。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和海德格的 Dasein（此在），在试图摧毁种族中心主义的 Mitsein（共在）方面得到发展。不过他

们依然把握了清楚、明白、现存、真实的现象学隐喻，和十分有限的存在的居所。因此，海德格仍然把口述的特权，置于书写以及一切相应的特权之上。德里达甚至恳求我们尽可能地理解自己。他在论文《人的终结》的末尾，回忆了查拉斯图拉，他别过脸去不理睬较高级人的忧伤，以便使他们可以与超人对面相视，他以此战胜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。

人道主义之谜

有神论引起了由有神论发展而来的无神论，同样，人道主义引起了由人道主义发展而来的反人道主义。因此，约翰·厄普代克（John Updike）持反人道主义的立场。他似乎像康德、尼采、海德格和德里达一样断定，人道主义极其不人道。这种人道主义死亡的希望，也许是它根本的谜之所在。但是，人道主义之谜太深奥了，因此，一个人若想说出它们是什么，就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有关它们是什么的问题。

在普罗米修斯人道主义的善行中，这个谜团已经十分明显了。反叛的普罗米修斯和暴君宙斯，在意志的对抗中发生冲突。普罗米修斯想要独立自主，认为人有神的特性。他的僭越使他蒙受痛苦。埃斯库罗斯（Aeschylus）把这一痛苦理解为给人带来智慧，尽管这违反人的意志。由于执着地试图支配人的命运，悲剧的英雄也许只得到了智慧。但是，这一智慧是一种违背人的意志的馈赠。普罗米修斯们莫非不可能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吗？尼采当然认为，不会有人大发慈悲。但是，尼采也认为，会发生悲剧，亚里士多德也持这种观点，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。

格利乌斯和罗马人，似乎既不信任普罗米修斯的人道主义，也不信任悲剧。格利乌斯仅仅把人道主义看作是身心全面训练，而

不是看作善行。但是，诡辩也有它的谜。古希腊身心全面训练和善行有同样多的困惑，当人们问及如下问题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人道主义者吗？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了。柏拉图与智者就像他与悲剧作家们一样，处于一种既爱且憎的关系中。他删改普罗泰戈拉和吕西阿斯（Lysias）的著作，同样他也删改普罗米修斯的巨人传奇。不过，柏拉图依然为身心全面训练留有充分的余地。德里达在一篇关于柏拉图药剂学的论文中，把柏拉图的身心全面训练解释为消遣。人们也许认为它是自由研究的消遣。按照德里达的看法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简直是智者模型。但是，他们之间的差别使得一切都变得有差别了。可能存在着三种逻辑：无消遣地工作；有限的消遣；以及自由消遣。智者偏离了无消遣地工作的方向吗？吕西阿斯似乎为没有爱的性关系做了辩护，因为他不相信自由的不确定性，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爱所必需的。当自由研究只限于理性范围内时，是否有失去自由消遣可能性的危险？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者的伦理学著作，只是普罗泰戈拉有限的遗留物吗？

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的悖论表明，普罗米修斯的执着，仅为他自己赢得了违反个人意志的智慧。智者的悖论（在《费得鲁斯》中表现出来的）表明，如果人们把性爱仅仅限制在理性范围内，那么他就会失去自由研究中消遣的自由。要是同时思考这两种悖论，希腊人道主义的悖论就成为最强烈的。狄俄尼索斯在健康、幸福、幽默享乐的消遣中每时无节制，普罗米修斯则是这些无节制行为的面具。普罗泰戈拉是阿波罗的代言人，他忧郁、严肃、有理性，他的身心全面训练缺少消遣，因而是可悲的。同情的人道主义和智者的人道主义可以相混合吗？这是希腊人留给我们的入道主义之谜的核心。

罗马人用他们自己的真诚，解决了制度化问题。在希腊，慈